

# 从佛教文化视角看武则天的历史位阶

范玉凤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北石家庄 050016)

**摘要:** 纵观武则天参政执政 44 年的治国轨迹,表明她是一个多层面的历史人物。她开设殿试制度、实施吏治制度、改革农业制度,推动了社会进步,不失为唐代有作为的政治家。而她造寺、塑像、写经特别是支持译经、组织刊定众经目录,虽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在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唐代佛教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 武则天;众经目录;唐代佛教

**中图分类号:** K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05)06-0136-03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唐朝历代皇帝都提倡和利用佛教统治社会。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并为之作《述圣记》。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竞崇瑰丽。睿宗李旦也崇尚佛教,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sup>[1]</sup>(《睿宗本纪》)。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其标志是她大倡造寺、写经、译经和刊定众经目录,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武则天虽晚年豪奢专断,颇多弊政,但她在译经、刊目上的杰出贡献是应当肯定的。

## 一、武则天与《大云经》、《宝雨经》

武则天参政执政的 44 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有几点特点:一是唐朝政权依然是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并且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唐高宗李治即位不久,就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 682—683 年,绥州(陕西绥德县)爆发的白铁余起义,其信号就是“佛光”,以致“数年间,归信者众”。二是自孔孟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男权至上,妇女被“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所束缚,儒家“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即女人不得参政的传统观念使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卑微。三是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比较发达,如中国传统的

儒学思想、道教思想和由外国传入的佛教思想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并被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奴役人民的工具。特别是自隋朝以来,佛教成为当时社会的一股强大力量。武则天为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神化自己的权威,极力推崇佛教,广建庙宇,写经、译经,以便登上皇帝的宝座。其实,这也是她为了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削弱李唐势力的一种手段,因为李唐王朝尊崇道教教主李耳为祖先,自然推崇道教。而且,李唐王朝又是武则天称帝直接面对的政敌,她为了夺取和巩固皇位,需要制造舆论,实行举佛抑道、贬黜李氏宗族的措施。于是,她即位之始,便宣布释教升于道教之上,以削弱李氏皇权。新加坡国立大学古正美教授认为,武则天推崇佛教实质上反映了其佛教治国的意识形态,佛教治国的意识是佛教政治化的重要体现。武则天称帝即是以《大云经》、《宝雨经》为理论根据的。

《大云经》是《大方等无想经》之异名,又名《大方等大云经》,六卷,北凉县无讖译。该经是说有大云密藏菩萨使诸问云兴,赞许而说种种不可思议解脱之法门。有三十七品。最后,南方诸天子来问经名,佛答三名:一大云,二大般涅槃,三无想,并受记末法中之事。其第三十六品说祁雨之神咒。

高宗自显庆(656—661年)以后,“苦于风疾,百官表奏,皆由则天译决”。此时武则天实质上掌握

收稿日期:2005-09-17

作者简介:范玉凤(1951—),女,河北满城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

了唐朝政权。载初元年(689年),沙门昙慈表上《大云经》。其年七月,沙门怀义、法朗等造《大云经疏》,赋予《大云经》以新的内容,所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即应是当今的武则天。又“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活提主”,即称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应该代替唐代成为天子。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2](《武则天本纪》),并于当年正式称帝。

长寿二年(693年),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宝雨经》十卷,又名《显授不退转菩萨记》。该经说,佛于伽耶山顶放光明,照遍十方,摄入面门,授记于月光天子,当于支那国做女王。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很显然,这些新增内容即是刻意为武则天称帝提供的理论依据,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 二、武则天与《华严经》

如果说武则天重译《大云经》、《宝雨经》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那么她重译《华严经》则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武则天代唐和建周前后,尤其推崇《华严》教义,着重扶持华严宗,翻译了大量《华严经》,拟以《华严经》佛王传统治国。

东晋时,佛陀跋陀罗译60卷34品《华严经》,称《旧(晋)译华严》或《六十华严》。

华严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武则天的支持。华严宗为法藏所创,以阐释发扬《华严经》而得名,主张“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即客观世界的“尘”只是因为主观世界的“心”感触到时才存在的。此宗奉持的根本经典《华严经》认为,世界是毗卢遮那佛的显现,一微尘映世界,一瞬间含永远;宣说“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思想。《华严经》把世界形容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而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颇能表现盛唐国家博大精深和含容万象的气势。

武则天认为旧译《华严经》未为详备,远闻于阆(今新疆和田县)有梵本,便遣使求访80卷本《华严经》并聘译人。实叉难陀(652—710年)应聘遂携《华严经》梵本来到洛阳。在证圣元年(695年)与菩提流志、义净、复礼、法藏等人在大遍空寺翻译该经,圣历二年(699年)在佛授记寺翻译完毕,为唐译80卷《华严经》。

80卷《华严经》内分三十九品,总由七处(同旧

译)、九会(八会同旧译,新增“普光法堂”一会)构成。新译《华严经》虽较旧译《华严经》增加了《如来看相》、《普贤三昧》、《华藏世界》、《十定》等品,却仍有脱漏。法藏用晋、唐两译对勘梵本,并把中印度沙门地婆诃罗在长安补译的《入法界品》阙文补在新译的脱漏处,使新译的《华严经》得以完善,即为现今流行的《华严经》80卷本。

实叉难陀主持翻译《华严经》时,“天后(武则天)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提品名”[3]。其所作序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序文谓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久视元年(700年)又奉武则天之诏,在颍川(今河南许昌)三阳宫译出《大乘入楞伽经》,武则天还为之作《大乘入楞伽经序》。后又在长安清禅寺和洛阳佛授记寺译出《文殊师利授记经》等,共19部107卷。法藏在垂暮之年奉诏参与了《华严经》的译场笔受。法藏(634—712年),唐代僧人,武后赐以贤首之名,人称“贤首国师”。证圣元年(695年)法藏与于阆沙门实叉难陀在洛阳大遍空寺重译《华严经》。圣历二年(699年),新译《华严经》告成后,武则天诏令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宣讲,深得武后赏识。他还参加翻译了《密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宝积经》、《显识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等多种经论。

由此不难看出,武则天大倡新译《华严经》,一方面丰富并完善了佛教华严文化,另一方面也表征武则天图谋利用佛教给自己的皇冠上安放一个神秘的光环,借助佛经关于“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轮回”、“涅槃”等说来麻痹人们的思想,以利于她的政治统治。

## 三、武则天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又名《武周刊定众经目录》,简称《大周录》,十五卷。武则天天策万岁元年(695年),佛授记寺沙门明佺等奉敕撰成。圣历二年(699年),又于卷十五之末附列《三阶杂法》目录。

《大周录》书首有作者撰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序》说:“圣情(指武则天)以教为悟本,法是佛师,出苦海之津梁,导迷途之眼目,务欲令疑伪不杂,住持可久,乃下明志,普令详择,存其正经,去其伪本。”《大周录》共收入“大小乘经律论,并贤圣集传,都合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大周录》是一部按大小乘经律论的单译、重译、失译、阙本、入藏、伪佞以及贤圣集传等科目,对佛典作横向编录的佛经目录。《大周录》的内容大体由三部分构成:一

是《祐录》、《宝唱录》、《法经录》、《长房录》、《内典录》等已编入正目的大小乘经律论和贤圣集传。合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二是自《内典录》以来新译的佛经以三是往经录遗载,或虽已编入经录,但错当作疑伪经的佛典。这后两部分经目,合一千四百七十部,两千四百零六卷。《大周录》在经录史上的价值主要在于它记载了后两部分经目。如唐代菩提登译的《占察经》、智通译的《清净观世音普贤陀罗尼经》、阿地瞿多译的《陀罗尼集经》、那提译的《八曼陀罗经》、《离垢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地婆诃罗译的《大乘四法经》、《造塔功德经》、《大方师子吼经》、提云译的《诸佛集会陀罗尼经》、宝思惟译的《随求所得自在陀罗尼经》、菩提流志译的《护命法门神咒经》等等。《大周录》于卷十五之末还附载武朝天朝查禁的“三阶杂法”二十二部二十九卷的目录以及作者所作的说明,是研究“三阶教”的重要资料。《大周录》共有六十多人参加编写,其中有不少是当时的名僧。如大福光寺大德道壹、太平寺上座福庆、授记寺都维那玄疑(疑)、崇光寺都维那文彻、大云寺都维那玄范、白马寺都维那义合、翻经大德复礼、圆测、义净,翻经三藏菩提流志、宝思维等。

#### 四、小结

《旧唐书》卷六、《佛祖统记》卷三九指出,在则天皇后时,朝廷特重佛法,诏令僧尼居道士女冠前;敕天下断屠钓者八年;敛天下僧钱作大像;两京之译经者甚多;大师神秀亦为则天迎入京行道,“自此而禅宗之势力闻于全国矣”。

武则天少时曾为尼,利用《大云经讖》登上帝座,并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sup>[1]</sup>。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备受崇奉,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度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度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僧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尊神秀为国师,号两京法主,肩舆上殿,武后亲跪礼;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武则天先后接见了以神秀为首的弘忍门徒,如老安、玄约、智洗、玄颐等,表示“东山法门”是天下行禅修道者的极宗。神秀在荆州当阳,名闻西京,后被推为禅宗北宗领袖;慧能在韶州,被推为禅宗南宗始祖,“南能北秀”大体反映了此后禅宗的主要潮流。从神秀入京算起,这一禅宗的领袖人物,高居两京,君临一切禅徒,加上时处盛唐,声势显赫,天下无与伦。由于武则天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在全国的大发展。可以说,武周之际的佛教发展和政治发展,实际上就是佛教治国意识形态在武则天政治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纵观女皇武则天的治国轨迹,应当说她是一个多层面的人。我们也应从多视角认识她、研究她。

#### 参考文献:

- [1] 旧唐书:卷 7[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旧唐书:卷 6[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开元释教录(卷 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卷,第 556 页,台北: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 [4]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Wu Zetian's Historical Statu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t Culture

FAN Yu-feng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6, China)

**Abstract:** Empress Wu Zetian's reign lasted for 44 years, during which the palace examination system, loc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and agricultural system were established, and as a result, great social progress was made. Wu promoted the building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statues of Buddha, and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writing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ng Buddhist sacred literature, and making up for deficiencies of scripture catalogue. It is justifiable to say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Buddhist 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owe much to Wu Zetian, a very capable politician.

**Key words:** Wu Zetian; scripture catalogue; Buddhism in the Tang Dynasty